



希特勒 的 试毒者

她不是纳粹，
却一日三次，
日复一日地，
拯救希特勒的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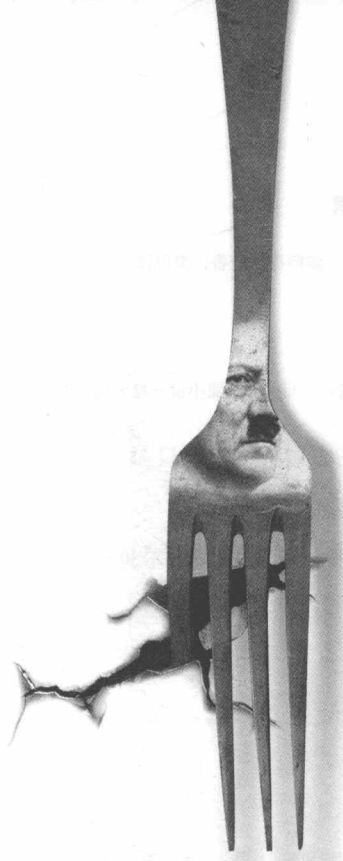
Rosella Postorino

【意】罗塞拉·波斯托里诺 著
雪 川 译

Le assaggiatrici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希特勒 的 试毒者

Le
assaggiatrici

[意] 罗塞拉·波斯托里诺 著
雪 川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特勒的试毒者 / (意) 罗塞拉·波斯托里诺著; 雪川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6
ISBN 978-7-5596-3026-1

I. ①希… II. ①罗… ②雪…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48034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9-1679号

© 2018 Rosella Postorino

希特勒的试毒者

作 者: (意) 罗塞拉·波斯托里诺 译 者: 雪 川
产品经理: 贾 楠 版权支持: 张 婧
责任编辑: 郑晓斌 徐 樟 特约编辑: 金宛霖 丛龙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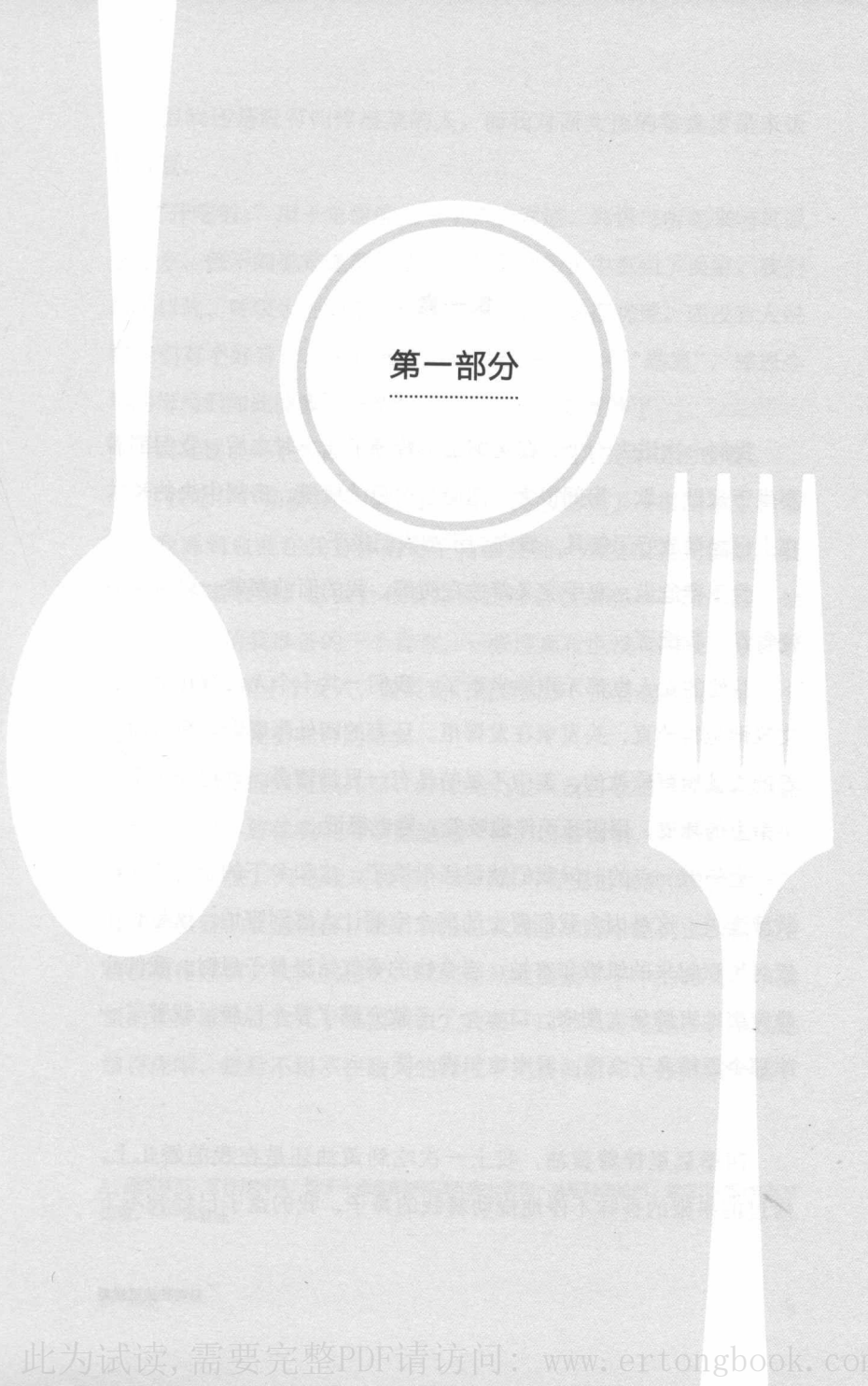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0千字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0.25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3026-1
定价: 6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
质量投诉电话: 010-57933435/64258472-800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第一部分	1
第二部分	97
第三部分	295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我们一次进去一个。在走廊里站着等了几小时之后，我们都需要坐下来歇一歇。房间很大，四周是白色的墙壁。房间中央的长木桌上已经摆放好了餐具。看守们示意我们坐下。

我正襟危坐，双手交叉着放在腹部。我的面前摆着一只白色的瓷餐盘。我饿了。

其他的女人也都无声地坐下了。我们一共十个人。有几个妇人文雅地坐得笔直，头发束在发髻里。还有的四处张望着。我对面坐着的女孩脸蛋软软的，美中不足的是有一只酒糟鼻。她用牙齿啃下手指上的死皮，用门牙不停地咬着。她也很饿。

上午十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很饿了，这和乡下的空气或长途跋涉无关。这是因为我们胃上的那个空洞让人感到害怕。这是长年累月堆积起来的饥饿和害怕。当食物的香气钻进鼻子里时，我的心跳突突地直蹿到太阳穴，口水一下子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我瞥了一眼那个酒糟鼻子女孩。看来她和我一样。

四季豆里拌着黄油，我上一次吃到黄油还是在我的婚礼上。烤过的果椒的香味不停地挠动着我的鼻子，我的盘子已经装不下

了，但我还是没有叫停盛菜的人。而我对面女孩的餐盘里是米饭和青豆。

“开吃吧。”屋子角落里的一个声音说道，那语气听起来与其说是命令，倒不如说是邀请。他们从我们的眼神中看到了渴望。我们松了口气，呼吸也加快了。但我们一开始还是很犹豫。还没有人说祝我们有个好胃口，也许我本可以站起来说一句“感恩”，感恩今早的母鸡们如此慷慨，虽然我今天吃一个鸡蛋就够了。

我又数了一下人数。我们一共十个人，这不是最后的晚餐。

“快吃！”角落里又传来了声音。我已经吸了一根四季豆到嘴里，我感到血液在我身体的每个角落流动，从发根直到脚趾，我的心跳逐渐放缓。怎么会有食堂为我准备饭菜呢——那甜甜的果椒——这样给我准备的一个食堂，一张连桌布也没有的长木桌，亚琛¹产的瓷盘和十个女人，如果我们戴着面纱，那看起来就会像十个在修道院饭厅发誓噤言的修女。

一开始我们只是抿几口，好像我们根本没有收到要全部咽下去的命令一样，好像我们可以拒绝吃一样。这些食物，这顿饭本不该由我们吃下去，只是碰巧罢了，我们碰巧有资格来到他们的餐厅。食物顺着我的食道滑落，最后着陆在我胃里的那个空洞上，但是空洞被填得越满，欲望就越大，我们渐渐地攥紧了手中的刀叉。苹果派的美妙滋味让我几乎热泪盈眶，我每一口都是越吃越多，简直是狼吞虎咽，最后不得不在敌人的注视下把头朝后仰，好把东西咽下

1 德国城市，又译作阿亨，位于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靠近比利时与荷兰边境。——译者注

去喘口气。

我妈妈曾经说过，吃饭是在和死亡做斗争。她告诉我这句箴言的时候，希特勒还没有上台，我还在柏林布劳恩斯德盖斯10号上小学，那是个没有希特勒的时代。她在我的围裙上别了个别针，一边把书包递给我，一边警告我吃午饭时要注意，千万不要噎着。在家时我有一个坏习惯，吃饭时叽叽喳喳讲个不停，就算嘴里塞满了吃的，我也照说不误。妈妈一数落我这个毛病，我就被她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和她的死亡威胁式教育方式逗得哈哈大笑，一时间真的喘不过气来了。好像每一个为了生存所做的举动都可能让我们走向死亡：活着就很危险；整个世界更是危机四伏。

我们吃完后，两个党卫军朝我们走过来，我左边的那个女人站了起来。

“坐下！在你的位置上坐好！”

他们还没过去按她坐下，那个女人就自觉地迅速坐下了。一绺头发从她绑着的麻花辫上的发夹里松散下来，轻轻地晃动着。

“谁许你们站起来的？新的命令下来前都给我好好地在桌边待着。不许讲话。如果食物有毒的话，毒素很快就会进入你们的血液。”一名党卫军朝我们一个一个地看过去，应该是为了观察我们的反应。我们大气也不敢出。接着他转向之前站起来的那个女人：她身穿一件巴伐利亚紧身裙，也许她备受敬重¹。“别担心，只需要

1 奥地利和巴伐利亚传统女士服装，希特勒时期穿传统服装的妇女一般被认为是抚养了纯种雅利安人的光荣母亲。——译者注

等一个小时就好，”他对她说道，“一小时之后你们就都自由了。”

“或者死了。”他的一个同事补充道。

我感到心头一紧。那个有酒糟鼻的女孩双手捂住脸压抑着抽泣声。“别哭了。”她边上一个棕色头发的女人说道。但是好几个女人都哭了起来，也许这是一种消化反应，就像吃饱了的鳄鱼会流泪一样。

我压低声音问道：“我可以问一下您叫什么名字吗？”酒糟鼻女孩没有反应过来我在问她。我伸出手，碰了碰她的手腕，她的手弹开了，闷闷地看着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又问了她一遍。女孩转过头看了看党卫军站着的角落，一时间不知道在没有允许的情况下她能不能讲话。看守们都心不在焉，快中午了，他们也都有气无力的。也许是估摸着不会被发现，她终于轻轻地告诉我：“莱妮，莱妮·温特？”她说得像个疑问句，但这就是她的名字。“莱妮，我叫罗莎。”我告诉她，“放心吧，过一会儿我们就能回家了。”

莱妮应该还只是个小姑娘，从她胖乎乎的手指上可以看出来；她应该没有在干草房被人碰过，就算在秋收后的农闲时也没有。

1938年，在我的弟弟弗朗茨离开之后，格雷戈尔把我带去格罗斯-帕特斯奇见他的父母。“你会喜欢他们的。”他对我说道。他很是为能征服自己从柏林来的秘书而骄傲，我们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订了婚。

坐在摩托车副座上的那段旅程很棒，就像歌曲中唱的那样：“我们骑马向东行。”各地的喇叭都播放着这首歌，而且不仅仅在4

月20号¹放这首歌。每天都是希特勒的生日。

那是我第一次坐渡轮，也是我第一次和一个男人出远门。赫塔把我安排在她儿子的房间里，然后把格雷戈尔赶去阁楼睡觉。但是当他的父母都睡熟之后，格雷戈尔打开了我的房门，钻进了我的被窝里。“不，”我小声地说，“别在这儿。”“那去干草房。”我睡眠惺忪。“不行，被你妈妈发现了怎么办？”

我们还从未做过爱。我之前也从未和任何人做过爱。

格雷戈尔的双手缓缓地抚过我的嘴唇，他先是沿着我嘴唇边缘滑了一圈，然后手指慢慢用力，摸到了我的牙齿，他的两根手指伸进了我的嘴巴。我的舌头感觉它们干干的。只要我想，我就可以收紧牙关咬伤他。格雷戈尔显然根本没有想过这种可能性。他总是信任我。

那个晚上我没有再坚持，我上了阁楼，自己打开了门。格雷戈尔睡着了。我将我的双唇贴上他的，交换着我们的气息，终于将他弄醒了。“你想知道我梦里的味道吗？”他朝我微笑道。我把一根手指塞进他的嘴里，然后加到了三根，我感到他的嘴巴被慢慢撑大，我的手指被他的口水浸湿了。这就是爱：不会咬伤人的嘴巴，或者是背叛来临时的撕咬，就像反抗主人的狗一样。

在回家的旅途中，有一次他用手抓住了我的后颈，我那时候戴着一串红色石头制成的项链。当时不是在他父母家的干草房里，而是在一间没有舷窗的小屋里。

1 4月20号是希特勒的生日。——译者注

“我得出去。”莱妮喃喃道。只有我听见了。

莱妮身边棕色头发的女人颧骨很突出，头发光亮，眼神没有一丝闪烁。

“嘘。”我安慰地搓了搓莱妮的手腕，这次莱妮没有躲开，“只剩二十分钟我们就能出去了。就快结束了。”

“我必须得出去。”她坚持着。

棕色头发的女人这次瞪了莱妮一眼，怒道：“你还真不知道保持安静啊？”

“你干什么呀？”我几乎失声叫道。

党卫军扭头朝我们这儿看：“发生什么了？”

所有女人都朝我们这边看过来。

“求您了。”莱妮说着。

一个党卫军走过来，拉起莱妮的一只胳膊在她耳边说了句什么，我听不到他说话的内容，但是他揉搓着莱妮的脸，把她的脸都弄变形了。

“你不舒服吗？”另一个看守问道。

那个穿着巴伐利亚紧身裙的妇人又一次从椅子上跳起来：“是毒药！”

其他人也纷纷起身，莱妮犯了一阵恶心，那个在她面前的党卫军急忙避开，莱妮吐了一地。

看守们连忙跑出去找厨师质询，元首说得一点没错，英国人想要毒死他。女人们互相抱着慰藉，有几个对着墙抽泣，棕色头发的女人双手叉腰在房间里前后踱步，鼻子里不停地发出一种怪声音。我走到莱妮身边，扶起她的额头。

有的女人开始用手托着肚子，不是因为肚子疼，只是饿了太久，一下子吃饱了不适应。

他们把我们留在食堂里几个小时。地板已经用报纸和一块又湿又厚的抹布清理干净了，只有空气中还飘浮着呕吐物的味道。莱妮没有死，她只是不断地颤抖。渐渐地她靠着餐桌睡着了，她的脸枕着胳膊，手还被我握着。她还是一个小孩子啊。我感觉到我的胃里也一阵翻江倒海，但是我太累了，累到都没有力气再去感受不安。格雷戈尔已经应征入伍了。

他不是纳粹，我们从来都不是纳粹。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一点也不愿意加入德国少女联盟¹，我不喜欢在白衬衫高领下飘动着的黑色围领巾。我从来不是一个好德国人。

当我们消化着食物，渐渐对时间没了概念的时候，警报声又响了起来，看守们过来叫醒了莱妮，让我们排队上车回家。我的胃不再翻腾：它刚才很是忙碌了一阵。我的身体吸收了元首的食物，元首的食物在我的血液里循环。希特勒安全了。而我又一次感到了饥饿。

1 1936年12月之后，纳粹德国的所有德意志种族，且为德国国民的身体无残疾的14—18岁少女均须加入德国少女联盟。联盟宗旨是通过各种活动培养女孩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训练她们在德国社会中担任妻子、母亲和家庭妇女的角色。该联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少女团体。统一制服为白色衬衫、黑色领巾和深蓝色裙子。——译者注

第二章

我被食堂白色的墙壁环绕着，从那一天起我成了希特勒的试毒员。

1943年的秋天，我二十六岁，足足跋涉了七百多公里、花了五十多个小时才从柏林来到东普鲁士。这是格雷戈尔的家乡，但格雷戈尔不在，他去参加战争了。而我为了躲避战争来到了格罗斯-帕特斯奇，如今已经一周了。

我到公婆家的第一天，党卫军就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他们说找罗莎·绍尔。我当时正在后院，没有听见。我自然也没有听见他们的吉普车停在家门口时发出的刺耳噪声，只是看见母鸡们争先恐后地跑回了鸡舍。

“他们找你。”赫塔说。

“谁？”

她转身走了，没有回答我。我喊了一下扎特，但是它没有过来。扎特是一只天性自由的猫，它早晨总是会去田野里溜达。我一边跟着赫塔往屋里走，一边充满疑惑：我刚来这里，又没有人认识我。哦，我的天哪，难道是格雷戈尔回来了吗？“是我丈夫回来了吗？”我问她的时候她已经走进了厨房，我只能望见入口处她遮住

了阳光的背影。而约瑟夫也在那儿，一只手扶着桌子，看上去站立不稳，像要摔倒一样。

“希特勒万岁！”两道黑色的身影朝我挥出了右臂。

我一边跨过门槛，一边也挥起了右手。阴影随着他们的贴近而从他们的脸上褪去。厨房里站着两个身着灰绿色军服的男人。其中一个见了我说道：“你是罗莎·绍尔？”

我点点头。

“元首需要你。”

元首从来都没有见过我。但是他需要我。

赫塔用围裙擦干手，党卫军继续在说话，他们看向我，独独盯着我一个，像是要仔细检查我是不是一个身体强健的人。长期的饥饿的确让我有一些虚弱；无数个夜晚响起的警报声也让我缺乏睡眠；我失去了一切，失去了身边所有人；我的眼睛也有所损伤。但是我浑圆的脸庞、茂密而金黄的头发无一不透露着我是一名被战争驯服的年轻的雅利安女性。他们试着相信，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民族产物，他们终于得出了这样一个完美的结论。

党卫军向我走来。

“我可以给你们准备点什么吗？”赫塔到了这时候才想起来问这句话，简直是迟钝得有些不可原谅了。乡下人不知道该怎么去招待重要的来宾。约瑟夫终于站直了身子。

“明天早晨八点我们还会再来，我们希望你已经准备好了。”

整个过程中我始终一言不发，但党卫军根本就没有顾及我的意见。

党卫军说了一些恭喜的话，又说他们不喜欢烤橡果咖啡。也许

可以用那瓶储藏在地窖里等格雷戈尔回来时再开的红酒招待他们，但他们依旧没有领情：赫塔的反应太慢了，必须得承认这一点。又或许是因为他们从不向饮酒的恶习屈服，他们不断锤炼着自己，直到有一天远离恶习，获得了强大的精神意志。他们振臂高呼“希特勒万岁”——向着我。

他们的吉普车开走之后，我来到了窗边。路面上轮胎碾过的痕迹指引着我即将面临的道路。我转身来到了另一间房间的窗边，在屋里来回踱步。我急切地想要呼吸新鲜的空气，想找到一条可以逃离的路。赫塔和约瑟夫亦步亦趋地跟在我的身后。拜托了，让我一个人好好想一想，让我一个人好好呼吸吧。

是镇长把我的事情告诉党卫军的。一个小镇的镇长永远认识镇上的每一个人，即使是新来的人，他也不会不知道。

“我们得想个办法。”约瑟夫的手紧紧地攥着胡子，好像生怕手一松，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会从他手上溜走一样。

为希特勒工作，为希特勒卖命，难道不是每一个德国人眼下都在做的事情吗？但是因为吃了被下毒的食物而送命，这算什么？！不是被枪弹击中，也不是在爆炸中牺牲，约瑟夫不能接受这一点。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死去，上不了一点台面，老鼠才会这么死呢，英雄般的死法从来都不会这么不堪。然而女人从来就不会像英雄那样死去。

“我要离开这里。”

我把脸贴在玻璃上，试着深吸一口气。可是胸口处传来的剧痛让我无法用力呼吸。我换了一扇窗户，这次我的呼吸又被肋骨处传来的疼痛打断了，我失去了呼吸的自由。

“我搬到这儿是为了生活得好一些，没想到我反而要被毒死了。”我笑中带恨，暗暗将矛头直指我的公公婆婆，虽然根本不是他们招来党卫军的。

“你应该藏起来，”约瑟夫说道，“你得逃到一个地方去。”

“到树林里去吧。”赫塔建议道。

“哪里的树林？我在那儿只会又冷又饿。”

“我们可以给你带吃的。”

“很明显，”约瑟夫赞同道，“我们不会抛弃你的。”

“那如果他们到处搜查我呢？”

赫塔问她的丈夫：“你觉得他们会到处找她吗？”

“他们不会给她好果子吃的，但应该不会找她吧……”约瑟夫有些语无伦次。

真可笑，我是一个没有军队的逃兵。

“要不，你回柏林吧？”他建议。

“对啊，你可以回到柏林去啊，”赫塔跟着附和，“他们肯定不会追到柏林去找你的。”

“可是我在柏林已经没有家了，你记得吗？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我也不会到这里来。”

赫塔脸上一僵。我一下子把我们之间一直蒙着的遮羞布扯开了：虽然我们是婆媳，但是我们都不了解对方。

“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都过去了。”她急促地打断了我。

刚才我对她的不敬却在冥冥之中打开了我们互相信任的门，我第一次有了和她亲近的想法，我甚至想上去抱抱她，她会抱住我，

她在担心我。

“那你们呢？”我问，“如果党卫军来了我不在，他们找你们麻烦怎么办？”

“我们会有办法的。”赫塔说着，走开了。

“你自己有什么打算吗？”约瑟夫攥着胡子的手已经松开了。那里根本就没有解决的办法。

我宁愿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也不愿意死在自己的家乡，因为在我的家乡已经没有亲人了。

成为试毒员的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了。公鸡一打鸣，恼人的青蛙们就像突然间都困得瘫睡过去似的，一下子就停止了它们持续一整夜的呱呱声。我一夜无眠，充满了孤独。窗户玻璃上反射出一双有着黑眼圈的眼睛，我认出了我自己。我的黑眼圈与失眠或战事无关，它从小就跟着我了。妈妈曾经对爸爸说：“你快别看书了，看看你女儿的眼睛是怎么了？”爸爸问医生：“她是不是缺铁？”而我的弟弟会用他的额头贴着我的额头，因为皮肤接触时那种滑滑的像丝一样的触感总是能让他很快入睡。在窗户上的倒影里我看见了小时候的眼睛，我知道这是一种预兆。

我出门去找扎特，它蜷成一团，像母鸡看守员一样睡在鸡舍的栅栏边上。再怎么说明，让姑娘们单独待着是不谨慎的。扎特作为一只保有良好绅士习惯的公猫，深谙这个道理。格雷戈尔却离开了我，他想要做一个好德国人，而不是一个好丈夫。

格雷戈尔把我们第一次约会地点定在主教堂边上的咖啡馆，他迟到了。我们坐在咖啡馆户外的餐桌旁，尽管那天阳光很好，风还